讀詩劄記

讀詩劄記卷之六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十月之交　朔月辛卯日有食之

鄭以此詩爲厲王時詩謂毛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非也其以十月爲夏之八月則是也孔疏謂漢世通儒未有以厤考此辛卯日蝕者梁虞劇造大同厤推此蝕在幽王六年唐傅仁均造戊寅元厤推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蝕與詩合元齊履謙云以授時厤推之周幽王六年歲在乙丑距延祐丁巳二千九十二年是歲實以夏正八月辛卯朔入食限近上元陳氏懋齡

以授時厤推算作詩十月之交辛卯朔日蝕攷推得至元辛巳上距周幽王六年乙丑二千○百五十六年中積七十五億○千九百四十二萬六千九百二十分冬至一十二萬三千六百八十分閏餘一十○萬九千六百二十三分九十七杪子月經朔一萬四千○百五十六分○十三杪酉月經朔二十七萬一千八百○十九分四十○杪子月交泛分二十○萬九千一百八十一分○十七杪酉月入交限一十四萬五千七百一十二分○十四杪然則鄭康成謂在周厲王時劉原父謂宜用夏正皆非也其日月之所以食而又所以爲變者戴氏震詩補傳云

交者月道交於黃道也月以黃道爲中其南至則在黃道南不滿六度其北至則在黃道北不滿六度其自北而南自南而北斜穿黃道而過是爲交交乃有食凡日食月揜日也月在日之下人又在月之下三者則有日食故日食恆在朔日月正相對而地在中央三者相準則有月食故月食恆在望月食由於地影日食則主人目蓋月卑日高相去尙遠人自地視之其食分之淺深及虧復之時刻隨南北東西而移故視會與實會不同前人之爲術疎有當食不當食之說占者之妄也然則日月之行有常度終古不變聖人以爲天變而懼何也曰日月之主乎

明者常也其有所掩之者則爲變也君道比于日故以日引喻尤切宜常明而不宜有蔽者也聖人恐懼脩省無時不然所謂日食脩德月食脩刑者又其敬天變而加警惕耳

小旻　是用不集

王伯厚詩攷以朱子此句從韓詩說非也韓詩外傳集作就毛傳云集就也集與就古同音故毛訓集爲就朱子以就字不明改訓集成也蓋用鄭氏箋也鄭我行其野箋云集猶成也此箋云故所爲不成朱子本之以爲說爾雅就雖訓成而實非朱子意也

或聖或否三句

小旻五章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卽洪範之五事也六章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卽敬用五事也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孟子謂之大體故以屬在位之臣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也視曰明明作哲聽曰聰聰作謀貌曰恭恭作肅言曰從從作乂耳目之官不思孟子謂之小體故以屬無位之人曰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也洪範終言思卑統于尊也小旻始言思尊先乎卑也朱子謂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信然

小弁

傳引孟子曰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與今孟子大同小異炘按有越人關弓而射之謂他人相攻無與已事故談笑而道之者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骨肉相殘切膚之災故涕泣而道之者戚之也幽王因伯服而欲殺宜咎正所謂兄弟關弓而射我也今孟子作其兄關弓而射之說亦可通不如毛公所引于情事尤切卽此足證孟子譌字

巧言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史記此二句在遇犬獲之之下按史記是也此章上四句以寢廟與大猷言寢廟非君子不能作而大猷非聖人不能定刺時王不用善言也下四句以毚兎與讒人言毚兎之躍不能逃犬之獲而讒人之心不能逃予之忖度刺其雖讒而無能隱也自下四句傳寫顛倒遂不可解鄭氏以八句平列爲四事主客不分旣失輕重朱子以上四句與他人有心二句而末二句又反覆比興全經亦少此例大抵古書篇章字句傳寫錯亂者不可勝數安得如此章之史記一一校之乎

巷伯

此詩序箋以爲寺人被讒而作朱子以爲被讒而遭宮刑爲寺人者所作引班固司馬遷贊以證之按毛傳之意亦與朱子同毛二章傳云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下歷引顏叔子魯人柳下惠事以明之古者淫罪宮刑此人以避嫌不審致讒人誣以帷薄之事故被宮刑此毛所引之意也卒章傳曰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據毛之說此不直云寺人而自稱孟子者時宮罪已定將踐刑而爲寺人故自稱孟子以別于凡爲寺人者也傳文古奧序不違毛意以爲寺人被讒而作此亦序傳不合之一證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言織錦者始則萋然有文終則斐然成章而成是如貝之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言爲箕者始則哆然張口（說文哆張口也）終則侈然離而大之（侈爾雅作誃離也毛傳侈大也）而成是如南之箕皆與譖人者積小成大以致人于罪也萋斐哆侈語有淺深之不同

大東

此詩毛傳簡略箋于起興之故首章微啓其端而說未暢鳳氏韶曰王使徵役徵財于譚譚大夫覼縷告病皆當時實事實景

飧匕氿薪取興有因天漢以下亦非憑空幻語最得詩意茲錄其說于此周官儀禮凡賓禮賓既至日已夕則饋飲食于賓館曰飧供夕食也其具鼎簋簠豆鉶壺（壺盛酒）故首以簋飧棘匕起興而五章末章兩言酒漿諸侯相為賓禮使大夫束帛致飧王使或加玉焉故佩璲云云不用璧而用佩璲見財殫也而杼軸其空亦感于致飧之束帛而及下民之乏之內藏之竭也飧禮亦有薪芻之供故有穫薪之興焉而及氿泉之浸見憚人平日重困于役今者賓館門外車載薪矣不知尚有穫而在浸未及載者也古者卿行旅從舟人私人王使之介從徒役也作詩大夫

卽日晚致飧大夫禮畢而歸則昏暮矣財力交病徵求無已搔首問天翹見雲漢之光則冀其有以監我又因杼軸之空見七襄織女而有不成報章之歎焉箱者大車役時所將歎牽牛之不服亦困于役者甚也而于是傀儡畢集懷來恐後啓明先日而出長庚後日而入不能使日加長勞役速已在外無淹久也禮賓加豆庶羞用兎鼎腊非麋卽兎專彼天畢但與啓明長庚施行而無掩兎實用焉今夕致飧明日朝又當饋饔以供朝食二禮皆有壺而需乎斗之挹饔與餼同饋簠簋飯之米中庭之筥米門外之車米皆有需于箕之簸揚而南箕北斗何爲者耶

區區什器亦病顴瑣屑而及于斗箕愁思無聊極矣而精神瞀亂遂有箕吸舌斗南柄之怨焉集傳曰北斗西柄則秋矣愚謂秋盡建戌將冬矣熊羆裘葛屨亦是當時實事葛屨履霜者即佻佻公子時適見役有所往而其來也已際霜寒但職勞而已粲粲衣服百寮是試東人之子非所望也而徵求小大東益復不已砥矢周道安得不顧之而出涕乎

四月　先祖匪人

鄭箋言先祖匪人乎正義知言之不順因斡旋其說曰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李氏惇曰人當是仁字之誤最爲得解經典

中人仁二字多互譌元祖匪仁猶天命匪諶同反言之筆言先祖豈不仁乎明甚仁也先祖既仁愛子孫胡獨忍予而降此禍也

鼓鐘

毛以爲幽王詩鄭注中候握河紀以爲昭王用韓詩說也歐陽氏云考詩書史記無幽王東巡之事無由遠至淮上汪氏梧鳳引竹書紀年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秋王師伐申左傳楚靈王會于申椒舉曰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狄畔之太室卽嵩山之東別名申在今南陽縣北三十里淮水出南陽胎簪山

至桐柏而大太室也申也桐柏也皆豫州地而胎簪與申則皆隸南陽府爲幽王至淮之證案竹書雖晚出所載往往與經史合其瑣語不可信而紀年未嘗不可信也此亦可以爲申毛之助也

笙磬同音

毛以笙磬爲東方之樂非也東笙西頌見於儀禮周禮者乃兩階之專名他處笙字頌字皆不作東方西方解卽以詩而論賓之初筵籥舞笙鼓卽笙與鼓對舉鼓瑟吹笙卽笙與瑟對舉與此詩笙與磬對舉無異也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朱子以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爲豳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六篇爲豳頌又疑係正雅之篇錯脫在此李氏光地謂鴟鴞之附豳風是周公勤勞王室風諭感慨時也瞻彼洛矣四篇新邑成而朝會之詩酌四篇東都文武廟之詩皆周公所作而附豳雅豳頌猶鴟鴞東山也其取義可謂精矣然愚竊疑周禮明云豳詩未嘗云豳風豳風詳流火肅霜載陽之節似可用於迎寒暑然實無祀神之語楚茨有諸宰君婦之句祈年之祭婦人似可不與信南山有獻之皇祖享于祖考之句亦非

祈年所歌豐年以息蜡近矣其餘五篇未見其義蓋豳詩雅頌自有篇章掌於樂人樂崩亦從而亡爲得其實詳具詩樂存亡譜

楚茨 首章

首章總祭祀之始終言也祭始于爲藉田盛於尸十五飯特牲尸九飯少牢尸十一飯注疏謂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以黍稷爲重故首詠黍稷焉我藝黍稷耕耤田也倉盈庾億三時不害民和年豐也以爲酒食和鬱鬯時麴糵而熟饎爨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太祝所謂以享侑祭祀也享獻也朝踐饋獻皆有之妥安尸也侑勸也尸告飽而

祝侑之天子之禮尸十一飯而侑也

二章

二章詠朝踐也踖踖蹌蹌絜爾牛羊絜潔也牧人共之充人繫之肆師展之濯於三月之牢芻也設其楅衡置其紖共其水稾潔於前夕之省牲也以往烝嘗祭之日迎牲而入也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皆指朝踐時言也剝豚解七體而腥之亨體解十一體而爓之肆謂陳于互將謂齊其肉也祝祭于祊求神于門內皆朝踐之事也○禮運腥其俎孰其殽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豚解七段體解十一段腥者全乎

生爓則略洗于湯而出之祭義疏曰注云湯肉曰爓者鬼神異于生雖曰孰殺但湯肉而已故
亦可以謂之亨也屠肉架謂之互牛人掌供牛牲之互是也齊
其肉王肅謂分齊其肉所當用也此四句一串讀或剝謂有豚
解者或亨謂有體解者此豚解體解之肉或分而陳之或類而
齊之也秦氏蕙田曰按楚茨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鄭異義毛
以肆爲陳于互將爲齊其肉此是殺牲當朝踐時事鄭以肆爲
肆其骨體於俎將爲奉持而進之此是饋食時事朱子從鄭義
今按楚茨所言禮儀節次頗分明絜爾牛羊下止當言殺牲至
執爨以下方是饋食時事此方言絜爾牛羊遽言饋食則竟遺

御朝踐一節矣況云肆其骨體于俎與下爲俎孔頴又相複則鄭義不如毛義之長

祝祭于祊

毛傳云門内也鄭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求之平生門内之旁待賓客之處孔頴達郊特牲正義云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内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注云門内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西堂亦謂之祊秦氏蕙田曰正祭有祊其見于經傳者非一而其禮不傳今通攷經文約其節次總當在朝踐之節

楚茨絜爾牛羊節是朝踐事執爨以下是饋食事而祝祭于祊在殺牲以下執爨以前此一證也禮器設祭于堂正朝踐之事而卽繼之曰爲祊于外又一證也祭統詔祝于室與郊特牲詔祝于室同文而彼則繼之曰坐尸于堂此則繼之曰而出于祊明一時事又一證也朱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攷俱以祝祭于祊列于旣徹之後似正祭畢而後行祊祭者恐非其序矣

三章

三章詠饋食也執爨踖踖謂饔爨也卽禮運所謂退而合亨也爲俎孔碩尸俎也所以薦熟也或燔或炙從獻也君婦莫莫奏

格無言清靜而敬至也爲豆孔庶因差庶差也爲賓爲客獻酬交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酬賓至旅而爵交錯以徧也笑語卒獲神保是格謂得祖考之精神而來格來享也皆饋食時事也

執爨踖踖

特牲有牲爨有魚腊爨有饎爨少牢饎爨謂之廩爨牲爨魚腊爨統謂之雍爨傳曰爨饔爨廩爨也按二章所詠皆爓熟之事是雍爨而非廩爨上章以爲酒食廩爨已在其中此不必牽連廩爨矣

爲俎孔碩

俎不一特牲少牢所載有尸俎阼俎主婦俎祝俎佐食俎賓俎尸又有肵俎此俎則尸俎肵俎也少牢尸羊俎右胖肩臂臑膊胳正脊脡脊横脊各一短脅正脅代脅各一腸胃各三舉肺一祭肺三少牢十一體比特牲多二體特牲無脡脊代脅豕俎如羊無腸胃豕膚九另俎魚十五而俎腊一純而俎肵俎者載牢心舌于上設于尸饌之北尸每食牲體反著于肵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

或燔或炙

毛云燔取膟膋炙炙肉也鄭云燔燔肉也炙炙肝也皆從獻之

俎也秦氏蕙田曰或燔或炙毛鄭異義毛以燔取膟膋鄭以爲從獻之俎據取膟膋在殺牲時則當言之或肆或將之下而不應言之執爨踖踖之下此執爨踖踖已是薦孰時非朝踐時矣陳氏祥道曰楚茨先言執爨而繼之以或燔或炙鳧鷖先言爾殽而終之以燔炙芬芬禮運亦先言孰其殽然後繼之以薦其燔炙周禮量人制從獻脯燔之數量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是燔以肉炙以肝燔炙在血腥爓孰之後非祭之所先也

君婦莫莫

毛云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鄭云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按禮運云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云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是禮運之莫指鬼神之魂魄言也然必生人之精神能奏假無言清靜而莫莫然後可以合鬼神之莫此其感格之義微矣言君婦而不言王者君婦尚能莫莫而王可知矣

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

毛云豆內羞庶羞也繹而賓尸及賓客按毛說非也周禮籩人醢人掌四籩四豆之實祼二獻無籩豆朝踐二獻有籩豆所謂

朝事之籩豆饋食二獻有籩豆所謂饋食之籩豆酳尸三獻有籩豆所謂加籩加豆九獻之後加爵有籩豆所謂羞籩羞豆二章咏饋食則自饋食之籩豆至羞籩羞豆其數孔多不必引有司徹內羞庶羞以為解也賓即長賓客即眾賓不言兄弟舉賓以包之也獻酬交錯即箋所云獻酢酬至旅而交錯也傳又云繹而賓尸及賓客似非其次

笑語卒獲

鄭云古者於旅也語然祭祀尚嚴安得有笑李氏光地云笑語者祖宗之笑語記云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笑語得則神

保之格可知矣

三章四章五章

三章言祭畢而祝告利成之事四章言祭畢送神同姓燕寢之事五章終言燕寢之事與頌禱之詞也傳箋之說備矣

信南山　疆場有瓜

鄭注周禮太宰九賦曰口率出泉引漢法爲況注泉府國服爲息曰從官借本貸萬錢者期出息五百引莽法爲證以後世之苛政解聖賢之經典作法于貪鄭氏不能辭其咎矣至箋詩疆場有瓜云于畔上種瓜瓜成又納其稅則雖漢莽之瑣苛亦未

聞有此法也夫什一之稅先王不得已而取諸民旣賦其田中之粟又稅其畔上之瓜析秋豪而算果蓏小民其能堪乎孔穎達謂徧檢書傳無天子稅民瓜者洵足爲鄭氏之諍臣而賈公彥疏周禮直以爲園廛之征又益之以藂其識不逮沖遠遠矣又甫田詩我取其陳食我農夫箋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按君之于民猶父之于子也有餘則賜之從無賒貰之法王安石之青苗亦不過曰賒貰而已矣朱子傳曰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養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嗚呼其斯爲仁人之言與可謂善說經矣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

鄭以清爲元酒酒謂鬱鬯五齊三酒又謂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是鄭之意雖以元酒解清以五齊三酒配鬱鬯解酒而其意重在鬱鬯以爲可以當祭祀之祼其必以首句當祼者緣郊特牲有既灌然後迎牲此云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則清酒爲祼無疑按信南山疆埸翼翼章詠黍稷可以爲粢盛也中田有廬章詠瓜可以爲豆實也此章詠騂牡可以爲犧牲也祭以清酒句承上章以爲酒食言謂祭祀之禮既薦之以清酒矣又從之以騂牡不必專以首句屬祼也詩旱麓言清酒既載烈

祖言既有清酤皆與此經同泛言祭祀之酒也至鄭謂享于祖考謂納亨時則確不可易矣

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楚茨二章咏朝踐之事自豚解始此咏朝踐之事自納亨始納亨者謂納牲殺之將以爲亨也既祼之後延尸于堂君迎牲于廟門納之于庭以幣告神而殺之既殺之後卿大夫執鸞刀以取牲耳邊之毛又取牲之血又謂之膟祭義注云膟膋血與腸間脂也說文膟血祭也薦之于室祭義所謂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注以耳毛爲尚也禮器所謂血毛詔于室禮運所謂薦其血毛郊特牲所謂毛血告幽全之物

楚語所謂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是也又取牲之膋說文膫牛腸脂也或从勞省聲染之於蕭香蒿也合以黍稷燎于爐炭燒之于室出以墮于主前祭義所謂建設朝事朝踐之事曰朝事燔燎羶羶謂膋薌薌謂黍稷也見注見當爲覸以蕭光郊特牲所謂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又曰取膟膋燔燎生民詩所謂取蕭祭脂太祝所謂隋釁是也毛屬於皮開皮而後可以取毛故毛獨言膋與血膋異文也

甫田　歲取十千

毛云十千言多也鄭云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

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按鄭亦約略計之耳鄭必以甫訓丈夫故以井稅一夫至成稅百夫爲證據鄭小司徒注井邑邱甸之間有出田稅之夫有治溝洫之夫一成之地實出田稅者六千四百畝其餘三千六百畝治洫不出田稅仍不滿十千之數算雖巧而不合不如毛訓多之爲得也

或耘或耔

毛云耘除草也按古除草有二一除隴上之草一除苗間之草除隴上之草謂之薅說文薅拔田草漢書食貨志稍耨隴草是也除苗間之草謂之芸說文䅰除苗間穢是也薅隴草之器曰

鉏鉏柄長說文鉏立薅所漢志注耨鉏是也芸苗草之器謂之耨呂覽云耨柄尺其耨謂之頭金也六寸所以間苗是也隴上之草多荼蓼詩所謂以茠荼蓼是也苗間之草多莠孟子所謂惡莠恐其亂苗書所謂若苗之有莠是也其實薅亦可謂之芸芸亦可謂之薅專言則異散文則通也此處或耘或耔據漢志言之蓋除隴草也耔毛云雝本也漢書食貨志趙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甽與畎同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云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甽中苗生三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師古曰隤謂下之也其土以附苗

根此雖本之說也今世東南多水田無隴甽之異卽西北種黍稷之旱田亦不分隴甽遍晦播種恆被風旱之傷漢志又云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其不如后稷之古法遠矣

以我齊明

朱子曰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按經本作齊盛唐人始訛盛爲明毛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未嘗云明也鄭箋云以粢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用左傳成語解齊盛二字粢齊卽申毛之器實曰齊也豐盛卽申毛之在器曰盛也如經作齊明毛鄭何皆以齊盛解之且齊盛屢見于經

而齊明則無有自唐人譌盛爲明疏不能以傳箋校正反謂傳因齊解盛又謂箋絜齊文倒誤矣此章首句不入韻非便文以协也

以其婦子

鄭箋以婦爲王后子爲世子謂成王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古來天子有省耕之事未聞后有省耕之事也后親蠶北郊未嘗與天子同行也王與后雙雙然行藉履畝之車旗爲踏青之遊洽成王之賢當不至此七月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以經證經則爲農夫之婦子無疑天子之后至尊也世子亦儲

君也目曰婦子與稱常人無異殊非立言之體鄭君之短疏無庸爲之曲護矣

瞻彼洛矣

毛云洛宗周漑浸水也疏引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即禹貢漆沮解之其說亘是朱子以洛爲東周之水用王安石之說也段氏玉裁辨洛雒二字確然不紊足爲申毛之助其注說文洛字云按雍州洛水豫州雒水其字分別自古不紊周禮職方豫州其川滎雒雍州其浸渭洛正義本下誤逸周書職方解地理志引職方正同雒不見於詩瞻彼洛矣傳曰洛宗周浸水也此職方氏

文也洛不見於左傳傳凡雒字皆作雒如僖七年伊雒之戎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是也淮南墬形篇曰洛出獵山據高注謂雍州水也雒出熊耳據高注謂豫州水也漢地理志宏農上雒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盧氏下云伊水出熊耳山東北入雒黽池下云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新安下云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河南穀城下云禹貢瀍水出替亭北東南入雒此謂豫州水也左馮翊褱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北地歸德下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直路下云沮水出東西入洛此謂雍州水也以上皆經數千年

尚未誤者而水部洛字下不舉豫州水尤爲二字分別之證後人書豫水作洛其誤起于魏裴公之引魏略曰黃初元年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于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此丕改雒爲洛而又妄言漢變洛爲雒以揜已紛更之咎且自詭于復古自魏至今皆受其欺周禮春秋在漢以前誰改之乎尚書有豫水謂周書無雍水而蔡邕石經殘碑多士作雒鄭注周禮引召誥作雒是今文古文尚書皆不作洛鄭蔡斷不擅改經文也自魏人書雒爲洛而人輒改魏以前書籍故或致數行之內雒洛

錯出矣

韎韐有奭

韎字許鄭有兩聲說文作韎从韋末聲是讀韎爲莫介切矣鄭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聲如茅蒐此詩箋云茅蒐韎今本韎下衍韐字圖譜注及左傳所引俱無韐字聲是讀韎爲莫佩切矣古者以茅蒐染物一入成赤黃之間色鄭玉藻注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染韋謂之韎毛傳說文皆云茅蒐染韋今本毛傳韋作草誤字詩疏所引定本不誤一入曰韎今本毛傳脫入字從詩疏引是也染帛謂之縓爾雅一染謂之縓說文縓帛赤黃色郝氏懿行曰緅以茜草染之是也韐合韋爲之說文作韐爵弁之韠也古者

衣裳冕服用絲餘服用布惟韠則皆用韋施于冕服者特謂之韍說文作市士不得有冕服以爵弁祀于公爵弁之韠不得謂之韍又不得與朝服同謂之韠故以韋爲之而染以茅蒐謂爲韎韐說文士無市有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士喪禮陳爵弁服韎韐是也箋以此詩爲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命爲將帥將六軍而出按白虎通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世子始行也是白虎通亦以爲世子爲將帥但已受爵命與鄭未受爵命不同耳

鴛鴦

鴛鴦一詩毛鄭說最有味首章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傳曰于其飛乃畢掩而羅之可以見弋不射宿之仁焉二章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箋云鴛鴦休息于梁人不驚駭可以見騶及禽鳥之恩焉三章乘馬在廄摧之秣之箋云所乘之馬在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可以見貴人賤畜之義焉以是而享壽考膺福祿不亦宜乎後世人主夜行出獵畜產殆盡則與于飛畢羅者異矣弓弩將射白雁羣駭則與在梁戢翼者異矣廄有肥馬民有飢色則與摧之秣之者異矣三復傳箋可以爲戒

車舝　雖無好友

雖無好友謂雖無好德以爲汝友古者夫婦之交有朋友之義列女傳曰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關雎傳曰琴瑟友之是其義也

賓之初筵

朱子據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首章陳古大射飲酒之禮二章陳古祭祀飲酒之禮皆飲之不失其禮者三章以下則言今飲酒之不然也毛傳首二章皆以爲射不如鄭分二章屬祭之善朱從鄭義

以祈爾爵

祭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辟爵也言古人且辟爵不如今人之至于醉也次章云各奏爾時讀如孔惠孔時之時言古人奏酒之順其時不如今人之過時而猶飲既醉而不出也

各奏爾能

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拨特牲有嗣子舉奠少牢則無鄭注以爲避諸侯則諸侯有嗣子舉

賓明矣天子之禮更盛于是有子孫獻尸之事子即上嗣孫亦必適孫可知

采菽

覲禮賜侯氏車服在既覲及三享以後而此詠于首章者欲見待諸侯之厚故先敘之也二章詠侯氏待朝于廟門外之事覲禮所謂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是也三章言侯氏入門奠圭升堂致命三享奠幣諸禮皆再拜稽首何以知之侯氏裨冕以朝服飾至盛不得見偪脛之邪幅惟再拜稽首則兩旁之衽開可以見其邪幅見之故詠及之也四章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詠

侯氏僨相之臣皆能辯治其事也末章天子葵之葵揆也揆度其忠愛之心可以受之即覲禮所謂于一人將受之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箋戾止也止于是言思不出其位即覲禮所謂伯父無事歸甯乃邦也

彼交匪紓

彼交匪紓與桑扈之彼交匪敖同漢書五行志中引作匪儌匪儌古彼與匪通交與儌通則此之彼交匪紓亦即匪儌匪紓也

箋以交爲交接之交似覺詞費

角弓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上二句傳云已老矣而孩提慢之箋云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下二句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寡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按朱子說與此不同然朱說明暢而傳箋古質均可垂世立教上二句懲不敬老之過下二句明古養老之法

都人士

都人士君子女皆泛言也都人指其地君子指其德士與女男婦之通稱維士與女穀我士女皆其例也統貴賤言之也首章

狐裘黃黃三章充耳琇實貴者之飾也二章臺笠緇撮賤者之服也四章垂帶而厲兼貴賤言之也行歸于周士皆有德行也謂之尹姞女皆有禮法也綢直如髮卷髮如蠆無髲髢之益時世之粧也我不見兮其今昔之感慨何如乎

瓠葉

古菜菹有昌本韭菁茆葵脾析芹深蒲箈筍之類無所爲瓠也毛以爲庶人之菜是也菹者酢菜之名漬之而不亨此云亨之又似芼羹之菜然古者芼羹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魚消用蘋藻今此詩但咏瓠葉而無粧體故鄭以爲飲酒之菹也古者牛

曰太牢羊曰少牢豕曰特豚鄉飲酒用犬皆熟而薦之于俎今咏炮之燔之炙之則無俎可知矣兎之見於禮書者不一腊鼎之兎則以爲俎也和糝不蓼之兎則以爲羹也宛脾之兎則以爲菹也配芹菹膴羹之兎則以爲醢也今曰炮曰燔曰炙則與禮食殊矣周禮封人有毛炰之豚卽內則八珍之一公食大夫禮有牛炙羊炙豕炙而皆不言兎此毛與鄭皆以此章爲庶人之禮是也惟曰獻曰酢曰酬合于鄉飲燕射諸篇箋云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其義甚精昭元年左傳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穆叔以爲欲一獻指獻酢酬三者具而爲一獻也

漸漸之石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畢雨箕風之說鄭以爲從妃所好鄭尚書注云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尅土土十爲木八妻從妻所好故好風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西方金氣尅東方木木八爲金九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其原出於左傳昭九年傳曰火水妃也又十七年傳曰水火之牡也劉歆說云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又曰火水妃也是五行以受尅者爲妃也自古相傳五行相尅之理如此此箕所以好風畢所以好雨之故也至於月之所以離箕離畢則由於王者之失政占經十一引石氏云明王在上月行依道若主不明臣執勢則月行失道則月行作南作北女主外戚擅權則或進退朓朒皆君臣刑德不正之咎也此詩序亦以爲幽王之詩然則幽王之

時日月告凶不用其行不僅十月朔日辛卯日食之醜矣

讀詩劄記卷之七

當塗夏炘心伯

大雅文王之什

小雅鹿鳴四牡皇華諸篇皆文王時詩故在前大雅文王大明緜諸篇皆文王旣沒之後追詠文王之德爲周公所作詩故在後小大雅以政事音節分其先後亦以時代分也

文王大明緜

此三詩左傳以爲天子享元侯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樂按小雅鹿鳴四牡皇華爲燕羣臣聘賓之詩其中皆燕享之詞所以

體勤勞作忠愛也此三詩無一言及燕享而反覆于殷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天命人心之去留以是而與諸侯享相見其垂戒也大矣

文王

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鄭云受天命而王天下又云天命之以爲王使王天下朔謚爲文而毛公無是言也正義妄謂文王受命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歐陽公誤以鄭受天命而王天下之箋爲毛傳又云卯毛鄭之注文王則是天諄諄命西伯稱王耳徧檢毛傳實無此說其誣毛

公不亦甚乎

文王在上文王陟降

文王在上毛以爲在民上文王陟降毛以爲文王升接天下接人在帝左右鄭訓在爲察謂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皆詠文王生存之德惟朱子則以爲文王旣沒而其神在上一升一降無不在帝之左右按墨子書引此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旣死豈能在帝之左右哉則以此詩爲文王旣沒之詩于古有徵矣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毛云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鄭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戴氏震以鄭加乎字為非毛意毛只以不字為發聲按毛大章不顯亦世傳卽云不世顯德乎是鄭與毛皆以不為反言之非以為發語詞也震又以古人金石銘刻不多作丕毛鄭皆望文生訓按不與丕雖通詩不顯不時可作丕顯丕時至於桑扈之不戢不難生民之不甯不康豈可云丕戢丕難丕甯丕康乎詩限字為句反言之句甚多讀者觸類求之可耳

祼將于京厥作祼將

何氏楷曰此二句一氣讀下不接殷士句祼將與將祼不同周禮小宰凡祭祀祼將之事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鬱人詔祼將之儀與其節此祼將皆指王言謂王行祼將以圭瓚酌酒送與尸也小宗伯職又云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謂送瓚于王以行祼禮也此詩云祼將非殷士助送祼明矣炘按何說甚精可正俗解殷士助送祼之謬然謂二句不接殷士句則未然詩言殷士之膚敏者當王祼將之時厥助其祼將作猶助也而常服黼冔也

大明

文中子曰愚讀大明之詩而知人之求配不可不慎擇也蓋雖大聖賢而配非其人所生之子必不能全類其父若不幸而遇妖姤悍陋之女則其家之敗也忽諸后夔以乎女而絕其祀叔向以夏姬之女而滅其族是可鑒也

俔天之妹

妹者少女之稱也易歸妹釋文 天妹猶俗所謂天女也俔韓詩作磬磬譬也言大邦有子其幽閒貞靜之德非世俗之女子所有神而明之譬如天生之女也箋以為如天之有女弟其言近或似

非詩人立言之體汪氏鳳梧曰俔天之妹疑是古繇詞文定厥祥之文卽卜之文也以卜之繇定其爲祥也

緜　自土沮漆

胡氏朏明禹貢錐指以爲徧檢羣書邠地有漆無沮王氏引之遂疑經文沮字係徂字之譌从齊詩讀土爲杜謂自土徂漆以證成胡氏之說按水道變遷不常沮水後代湮塞故水道書中無攷然詩漆沮凡三見猗與傳云岐周二水名此傳云沮水漆水也吉日無傳但云漆沮之水或以爲指扶風之漆沮或以爲仍是馮翊之漆沮俱未可知如王氏之說則猗及吉日之沮俱

可改爲徂字乎必遷就一已之見以爲邠地有漆無沮遂謂猗及吉日之漆沮皆指涇東之漆沮則吾未之敢信也

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毛傳以復穴爲古公處豳之詩或問公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太王何爲陶復陶穴七月篇所稱塞向墐戶入此室處入執宮功亟其乘屋躋彼公堂諸語皆有家室之證公劉居豳至太王已十世安得倘無室家曰讀詩者不以文害詞此不過言太王之時豳地近戎山谷之間民多復穴而居其俗如是耳非謂太王自居陶復陶穴之中而豳地之民遂無一室處者也疏語辨

析甚明必欲改處邠爲遷岐之始陶復陶穴爲古公初到之居無論與二章文敘失倫卽太王初至岐下未有宮室亦自有國君草舍之法車宮轅門帷幕幄帟之制何至居于復穴中乎亦不思之甚矣

爰契我龜曰止曰時

毛云契開也周禮春官卜人掌開龜之四兆是也契不訓開而毛曰開者謂旣灼之後開其占書也曰止曰時卽占書之詞得吉之兆也下築室於玆謂因卜吉而定居也鄭云可止居於是可作室家於是爲太王告邠人從己者之詞似非毛意

迺立皋門迺立應門

毛云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太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按毛之意以爲我周之制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其名皆本于太王故此詩美太王作郭門曰皋門以致後王之有皋門作正門曰應門以致後王之有應門不云曰皋門曰應門者蒙上之詞也傳文簡古不易讀嚴粲遂謂皋門應門皆從後之詞太王之時本無此名誤矣

文王蹶厥生

毛傳蹶動也箋云文王動其縣縣民初生之道以縣初生釋厥

生殊無義理按生與性通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土之物生
杜子春讀生爲性書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孔傳亦訓生爲性言
虞芮質成之時而文王動其辭讓之性也何以能動其辭讓之
性由予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
虞芮之君觀之亦動其辭讓之性不復與爭以其田爲閒田也
緜詩九章上八章言太王避狄下一章言文王化虞芮皆以禮
讓爲國而國治也

棫樸

棫樸薪槱毛以喻賢人之衆多鄭附會周禮槱燎之文以爲祭

皇天上帝位在藩臣而爐于郊祀太史公之所譏也三國志吳主傳注羣臣請權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于土中今非其所重奏曰昔周文武郊于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郎祚于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于酆見何經典又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嗚呼權言可謂知道矣君子不以人廢言也

旱麓

序云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經及傳俱無此意傳云九命然後錫以圭瓚秬鬯箋以王季受此賜實之事見孔叢子孔叢僞書不足

信且文王亦九命作伯得受此賜又明矣棫樸之奉璋峩峩諸臣亞祼以璋瓚文王不以圭瓚乎安見其必爲王季也朱傳以爲詠歌文王之德按韓詩外傳云豈弟君子文王之謂也管子曰水出不流曰淵三章云魚躍于淵說文淵回水也豈弟君子指文王也表記引此詩曰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則以此詩爲文王之詩於古有徵矣

周語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詩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豈悌君子干祿豈悌夫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哉炘按周語

之說詩甚精毛傳即本其說今就全篇細繹之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言陰陽和山藪殖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芬香條暢太平之美事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親上親下物各得其所也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言草木咸若桐生茂豫也此皆太和之景象休美之福祿無不推本于豈弟非雍雍之文王其孰克當之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言豈弟君子之干祿仍然豈弟而已矣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言豈弟君子之求福不過不回而已矣豈弟君子福祿攸降言豈弟君子而後福祿攸降也豈弟君子神所

勞矣言豈弟君子而後爲神所勞也朱子所謂盛德必享夫爵祿而福澤不降于淫人也彼世之不脩德而妄冀非分之福者可以返矣

思齊

思齊一詩與大學中庸相表裏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言德爲聖人宗廟饗之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也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言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從容中道也非文王其孰克當之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首章咏文王之母能媚周姜文王之妃能嗣㣲音言周家世世有婦德也二章卽繼之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何哉士昏禮醮子之詞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今文王得太姒以承宗事事宗廟是以惠于宗公毛云宗公宗神也神罔時怨神罔時恫也雖則太姒之賢而實文王之化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

皇矣

朱子以一章二章言太王三章四章言王季五章六章言文王

截然不紊傳箋則以爲皆文王之詩篇中太王王季皆由文王追溯之詞三章維此王季據昭二十八年左傳所引作維此文王韓詩亦然此章毛無傳據王肅申毛亦以爲文王然則此章作王季乃鄭箋之本毛本或與左傳同也左傳九德之說幷此文王之文亦在九數中似涉牽強而維此文王似是當時古本且求之於韻王與第四句明協中心與音協詩句亦多此例惟比于文王句不易解按此與上克比同讀如比卦之比其德靡悔讀如無有罪悔之悔言文王之王此大邦克親比天下之諸侯而諸侯之親比于文王者其德亦無有罪悔不若祟密之敢

距大邦也

不長夏以革

毛訓夏爲大革爲更鄭訓夏爲諸夏俱未協李氏光地又訓革爲兵革謂文王身任方伯爲諸侯之長專尚文德不以兵革按上句云不大聲以色以猶與也言不大聲與色也此句對文不應與之異解惟王博士云夏用木革用皮皆鞭樸之刑解經簡而確不可易矣長常也言文王不大用聲與色不常用夏與革以治民而民化其德咸不識不知以順帝之則也

詢爾仇方

毛傳仇匹也按仇方匹國也詢謀也謀之匹國謂異姓也疏云詢謀于汝匹己之臣問其伐人之方文義迂曲非毛意下云同爾兄弟謂同姓也異姓言詢同姓言同親疏之詞也朱子從鄭箋怨耦曰仇訓仇方爲讐國卽指下文之崇蓋取蠢爾蠻荊大邦爲仇之義其理自正然詢字不甚浹洽不如從毛訓匹上下文一氣相生爲妙

靈臺

序云民始附也鄭云文王受命而作邑于酆立靈臺出含神務按史記周本紀云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文王四十九年明年西伯崩又竹書紀年帝辛四十年周文王四十九年周作靈臺

四十一年周伯昌耄則作靈臺乃文王末年事豈至是而民始附乎

於樂辟廱

文王末年作靈臺臺下有囿有沼則靈臺靈囿靈沼乃文王之離宮以為燕息游觀之所明矣文王不以燕息而廢禮樂故別建辟廱以習之並非學校之制武王徙都鎬京乃建辟廱于郊學此鎬京辟廱所以咏也周公制禮天子得備辟廱之制諸侯半之而有頖宮之名此魯頌所以咏泮水也大學小學自名東膠虞庠辟廱泮宮乃天子諸侯郊學中鄉飲習射之地非學校

之名說者不察遂以辟廱爲大學之名又以此章爲文王行養老之禮皆非也

毛云水旋丘如璧（句）廱（句）以節觀者依毛字當作壁邕（說文四方有水曰邕）今經典作辟廱兼辟明雝和之義亦未可知三輔黃圖靈臺在長安西四十里辟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玉海引作四十里注云一本作四十二里則二字羨文也）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按三靈與辟廱同處不應靈沼相距十里古人三三積畫而成則三或亖之譌也

下武

名篇之義無可攷朱子疑下字當作文然三后在天解爲太王王季文王則首句不作文武明矣毛云武繼也釋詁文鄭云下猶後也謂後人能繼先祖者自是古義至于改下武爲大武申培說以下武爲堂下之武何氏楷說以下武爲不侚武嚴氏粲說皆後人臆度之說不足據也

成王之孚

成王非謚也以爲康王之詩者誤矣詳味通篇語氣與昊天有成命篇成王不敢康語氣迥別周書云惟助成王德顯與此語氣相似

文王有聲

序云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按經傳皆無此意經有文王旣伐于崇之句而武王實無繼伐之文箋斡旋序說以皇王爲始大其業伐紂成功故言武王殊嫌迂曲此詩前四章咏文王後四章咏武王首二章稱文王三四章稱王后七八章稱武王五六章稱皇王皆反覆唱歎變文以咏歌其事耳非有取義也文王追王故稱王后武王及身而王故特稱皇王此則屬詞之不同耳變以遷豐非盛事故變謚言王后伐紂事益大變王后言大王皆非經意

生民

姜嫄爲帝嚳之妃后稷爲帝嚳之子此周人所以禘嚳也后稷之生由姜嫄從祀郊禖而得有娠故歌生民也毛訓履帝武敏謂從高辛帝祀天將事齊敏訓置之隘巷章謂天生后稷異之于人欲顯其靈故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義極正大此七十子後經師相傳之說也康成忽援齊魯韓三家說以大人之迹解之（異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又以姜嫄爲高辛之世足於是后稷非帝嚳子姜嫄亦非帝嚳妃而周人禘嚳之義不知何所取矣

周以后稷爲始祖故郊以配天嚳者稷之父故推始祖自出之

帝祭之於太廟而禘嚳焉周之興由稷稷之生由嚳與姜嫄諸侯不敢祖天子故不以嚳爲始祖且所以伸稷然父尊而母親故特立姜嫄之廟無事常閉之而謂之閟宮樂享先祖詩歌生民皆其義也周公之制禮精矣周立姜嫄廟祀文王於明堂皆周公所特起前代所未有

行葦

行葦一詩與同姓燕飲而射其所陳與燕射諸禮相表裏肆筵設席洗爵或獻或酢或歌皆飲酒必有之禮賓卽文王世子所謂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是也殽卽國語所云親戚宴饗則有殽烝是也四鍭卽四矢所謂搢三挾一个是也序賓以賢卽

射禮進取賢算以告投壺所謂某賢于某是也序賓以不侮即

投壺薛令弟子之辭所謂毋憮侮憮音近侮訓慢憮訓敖義亦近也是也醯醢豆

實也周禮朝事之豆及加豆俱有醢醯燕禮亦有脯醢脾俎實也鄉飲酒禮折俎有理無膆燕禮亦設折俎

惟燕射有席筵而無几有工歌而無甹有爵而無斝有俎豆而

無燔炙有脾而無膆有弓而非敦弓或同姓燕射與諸臣異或

天子之禮與士大夫異也

既醉　籩豆靜嘉

毛云恆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

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

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鄭云乃用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按箋潔清而美四字潔清解靜美解嘉申毛義也毛備引郊特牲水草陸產之文以釋籩豆水草昌本皃葵之屬無不潔清也陸產麕麋豚拍之味無不嘉美也恒豆用水草醢則用陸產加豆用陸產醢則用水物交錯以徧傳所謂徧至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

鄭以此君子屬羣臣似非既醉篇咏君子者五前後四君子皆指王不應此君子獨指羣臣竊意威儀孔時承上章朋友攸攝

攝以威儀言謂助祭之羣臣皆賢也然君子不獨有助祭之賢臣而又有舉奠之孝子也

鳧鷖

序以守成持盈爲說於經意不合鄭云祭祀旣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朱子用其說但鄭分五章以配宗廟四方天地社稷七祀之祭則近於鑿毛二章傳云厚爲孝子也則統謂宗廟之祭可知也

篤公劉

篤公劉六章古質峻厲詞氣不似周初文字與豳風亦不類序

以為召康公作以泂酌卷阿諸詩較之何音節之大相懸絕也毛傳云公劉居于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史記載稷子不窋失官犇戎狄之間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周道之興自此始子慶節立國於豳與毛傳不合然史記數后稷至文王千三百年僅十五世孔仲達疑一世皆八十許載不近情理則史記之世數不足信矣惟劉敬說漢高祖云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為得其實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公劉至文王又十餘世則近三十世矣以千三百年計之一世約四

十年於人情爲近云避狄居豳是從中國遷於豳非自西戎遷也毛公與劉歆皆漢初人必有依據則史記不如毛傳爲長

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正義云其時之民皆云我今有何物而可與公劉帶之是用箋說箋云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非毛意也毛云舟帶也維玉及瑤從段氏毛詩詁訓傳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似皆指公劉言之毛意謂詩人所以詳咏公劉之服飾者言公劉有美德足稱此玉瑤也言公劉德有度數又有武事足稱此鞞琫容刀也嚴氏詩緝引黃氏曰詩人之情其惡是人

也必言其車服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不足以稱之其喜是人也亦必言其車服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足以稱之斯言得之矣

泂酌　可以濯溉

毛云溉清也王氏念孫曰上章可以濯罍罍爲祭器此章之溉義亦當然溉當讀如概概溉古通用周官大宗伯注概溉祭器釋文溉本或作概春官鬯人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注云概漆尊也概尊以朱帶者是罍與概皆尊名故二章言濯罍三章言濯溉也

卷阿

此詩十君子箋疏皆目在位之臣朱傳皆指成王按泂酌豈弟君子皆指王言不應此章又指在位之臣且三章云豈弟君子百神爾主矣惟天子能主百神（詩懷柔百神孟子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豈人臣之所敢當乎

民勞　無縱詭隨

毛云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按詭違也（漢書集注）隨從也（說文）詭人之善謂人有善則違之以岸然立異（箋云詭人之善不肯行）隨人之惡謂人有惡則從之以苟爲取容二者不同而欺詐之情則一也人君視爲小惡（廣雅詭隨小惡也）而縱之則必國無良臣矣由國無良

臣則必至於讒譖（箋云憯慽讒譖也）大亂矣（毛云憯慽大亂也）又必至於罔所終極矣又必至於衆爲危殆矣（傳云醜衆厲危也）又必至於反覆不已矣（傳云纔縱反覆也）而皆自詭隨致之傳所謂愼小以懲大是也（愼小指無縱句言懲大指以謹句言箋連式遏句解未得傳意）後漢陳忠疏云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愼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與毛同意（朱傳引蘇氏說亦與鄭箋同意不得毛旨）

無俾正敗無俾正反

小雅正月篇今茲之正胡然厲矣朱傳云正政也此篇鄭箋云

無使先王之正道壞朱子用其說王氏引之云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緇衣引作正天官凌人掌冰正故書正爲政無俾正敗無俾正反皆當讀爲政謂政事顛覆也上章無俾民憂民以人言之此及下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政以事言之也

柔遠能邇

鄭云能猶伽也釋文伽檢字書未見所出按伽卽如之譌字如說文從隨也與順同意鄭云順伽其近者卽順從其近者也

戎雖小子

鄭云戎猶女也孫毓云戎之爲汝詩人通訓按箋戎祖考戎有良翰肇敏戎公鄭氏皆訓爲汝今王女

雖小子自遇是以小子斥王按民勞及板二詩朱子以爲皆同列相戒之詞確不可易此詩一二四章收句云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無棄爾勞以爲王休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皆指當時用事之臣則此二句不指王明矣當時用事者必年少不勝其任國語謂厲王說榮夷公板四章云小子蹻蹻此云戎雖小子當是一人不知其何所指矣

板

首章上帝二章四章五章六章諸天字毛鄭皆以斥王以八章敬天之怒敬天之渝昊天曰明昊天曰且例之則天不斥王可

知朱子以爲世亂乃人所爲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最得詩之本意

善人載尸

夸毗用事之時君驕臣諂威儀盡亂雖有善人但使之居位食祿不言不爲如祭祀之尸然載之言則也言斯時之善人則如尸而已矣皆所以深責王也至於賢人君子之自處豈如是哉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大臣之進退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宗臣之藎獻也卽如厲王之時道路以目而召穆公凡伯之屬苦口陳詩長篇累牘不避弭謗之禁豈肯抱尸位

之咎乎必如裴度之晚節王伯厚云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也君子亦無取焉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毛云辟法也未嘗分多辟立辟為二義二音鄭云民之行多為邪辟者乃汝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為法也釋文遂音多辟之辟匹亦反邪也立辟之辟婢亦反判然二音二義而疏強毛同鄭竊以為非也按此章多咏法令更張之事二章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爾疋釋訓憲憲洩洩制法則也李巡曰皆惡黨為制法則孫炎曰厲王方虐謟臣並為制作法令孟子引此詩以為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合上文率由舊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觀

之與爾疋之意亦合此章復咏歎二章更制法令之事言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其民之易從也如此則攜挈斯民之法無曰更有所益矣何也以牖民之孔易也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者言民今之治法亦甚多矣率由舊章已無不備無自又多立法令也朱子因仍箋說竊意毛不如是

大宗維翰宗子維城

七章重詠大宗維翰宗子維城復結之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則作詩之人必為周之宗臣無疑序稱凡伯刺厲王按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後序說亦必有所本也

敬天之怒　八句

天人之際微矣自平旦以至清夜自屋漏以至大廷自瞬息以至終身無往非上天之赫臨卽無往非天心之默注也君子畏天敬天之學不獨烈風迅雷當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也卽出處來往之常亦若天之所及察而儼然對越焉不特日月薄蝕凶荒夭札當敬天之渝無敢馳驅也卽優游衍溢之時亦若天之所及知而莫敢隕越焉然則凡伯之學其亦明於天人之故性命之微且深致夫格致誠正之功而爲聖賢之徒與

蕩　其命匪諶

毛訓諶爲誠此毛氏性善之說也毛公之學雖出荀子而不主性惡之論觀性與天合之傳及此可見誠者天之道言天生烝民其命匪誠乎無如世之人靡不有初而鮮克有終也箋申毛云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詞太迂曲朱子訓諶爲信似亦未盡得毛意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王氏應麟曰咨女殷商猶賈山之借秦爲喻周公戒成王無若商王受又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人君常聞危亡之言則可保其常存矣炘按伯厚之言可謂善發詩意而詩人之慷慨忠憤亦不爲不至惜於立言之體終未合也賈山漢人不妨借秦爲

喻即周公以鑒殷訓成王亦在武王克商之後若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固猶然殷之臣也紂雖暴虐固儼然文之君也一日之間天命未改卽上天下澤之義猶存托於文王之口而斉之汝之歷歷數其辠而責之當非文王之所敢出也向使周文公名康公之倫斷不作此序以此詩爲召穆公作然則穆公之賢去文公康公遠矣迂愚之論未識不得辠於古人否

抑

衛武公其文王周公以後孔子以前與聞斯道者乎賓筵悔過也白圭謹言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主敬也相在爾室尙不愧

于屋漏慎獨也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明德新民也夙興夜寐弓矢戎兵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也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求先王克共明刑致知格物也九十有五箴儆不衰耄期好學也任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與湯之盤銘武之十七銘互相表裏自強不息也是以南容三復其語中庸屢引其詩大學謂之盛德至善而三百篇中大雅之抑戒小雅之賓筵衛風之淇澳宏深精括與周名諸詩相頡頏嘗謂先聖已往後聖未興中間絕續之關必有與聞斯道之人以守先待後如程

宋以前有諸葛亮董仲舒韓昌黎孟子以前有曾子子思孔子以前有衞武公皆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也太史公謂武公弑世子共伯得國其誣聖賢不亦甚乎

淑愼爾止

文王之緝熙敬止大學以君止仁臣止敬子止孝父止慈交止信釋之衞武公之淑愼爾止毛傳亦以君止仁臣止敬父止慈子止孝交止信釋之然則毛公之意固亦以衞武之學能傳文王之道統者也

桑柔

序云芮伯刺厲王左氏文元年傳秦穆公引大風有隧章稱爲芮良夫作則序說爲有本矣逸周書有芮良夫一篇其言亦往往與此詩相表裏嗟爾朋友卽書所謂惟爾執政朋友也靡所止疑傳云疑定也卽書所謂余未知王之所定也貪人敗類卽書所謂專利作威也誨爾序爵卽書所謂爵以賄成也進退維谷卽書所謂手足靡措也稼穡卒痒卽書所謂財力殫竭也維彼不順自獨俾臧卽書所謂爾自謂有餘也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卽書所謂昏行罔顧爾聞爾知弗改厥度也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卽書所謂佐亂進禍民將弗堪也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卽書所

謂民歸于德德則民戴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卽書所謂今爾執政惟以貪諛也哀恫中國具贅卒荒卽書所謂時惟王之慮其惟國人也雖曰匪予旣作爾歌卽書所謂無曰予爲朱太守右曾曰爲僞通惟爾之禍也夫以厲王之暴虐不爲不至衞巫之監謗不爲不嚴而芮伯凡伯名穆公之流反覆諷諫未嘗稍存避禍之心于以見周先王之遺澤孔長而一時賢人君子之憂國無已也

雲漢

自雲漢至常武爲宣王之大雅宣王于大雅無刺詩蓋宣王雖

始勤終怠然論其大體固中興之賢君也後人或以幽厲並稱過矣

雲漢之詩爲宣王初年事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其時懲厲王之亂遇災而懼卒成中興之功至于末年東服淮夷南服荆蠻北服玁狁而宣王之志荒矣孟子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也

崧高韓奕

惠氏周惕曰鎬京之有戎猶東都之有荆也宣王封韓侯於方城欲以制北狄封申伯於南陽欲以制荆蠻其詩曰于邑于謝南國是式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國意可見矣然其最失策者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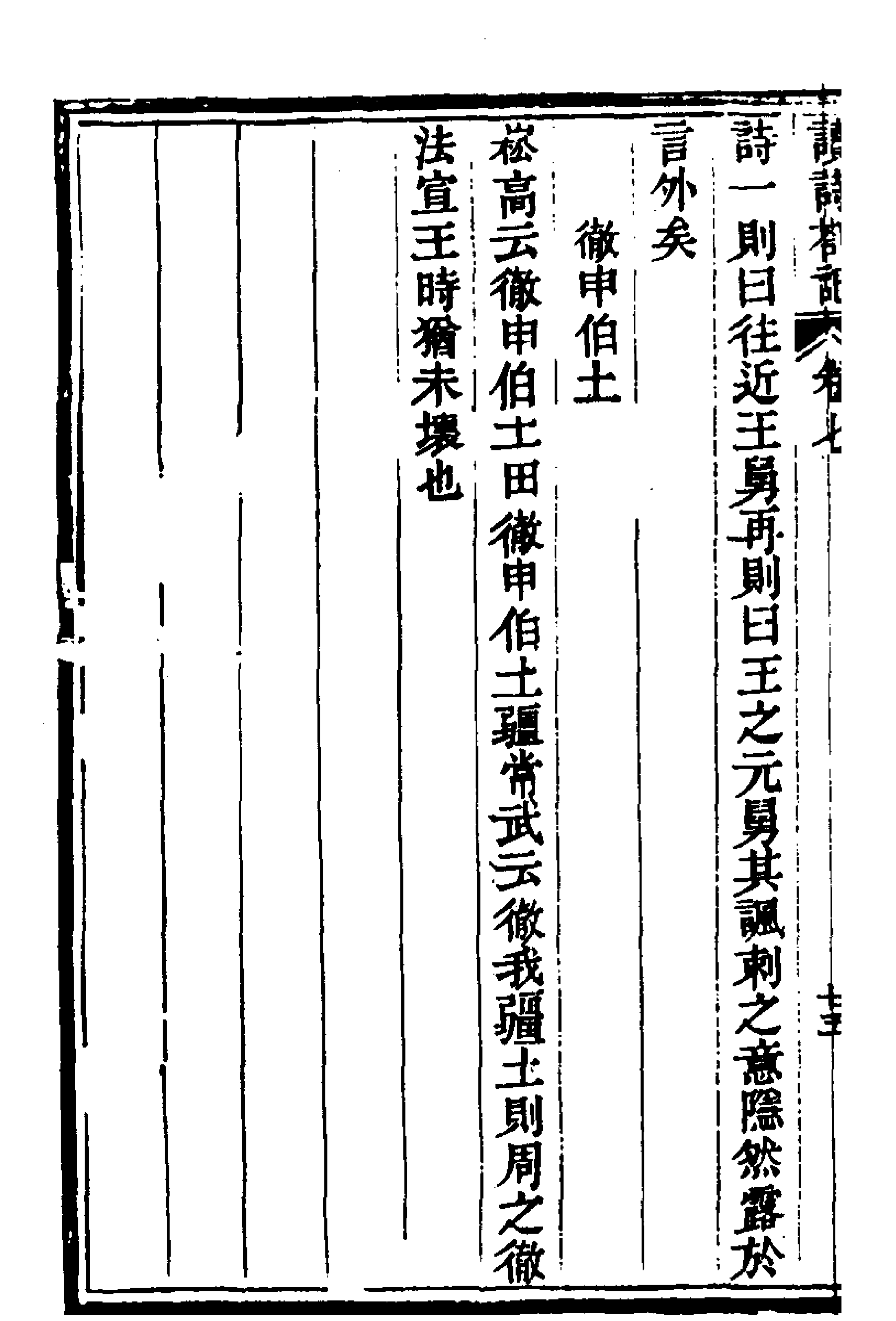
如封申之役蓋南陽者東都之咽喉天下之形勢四面以制諸侯者也因田之狩其地猶在天子畿內及申侯封而宛之東南滎陽之東北俱非周有東都之險失鎬京之形孤矣畎戎入周東南諸侯無一人來救者以申侯據形勢而塞其路也畎戎不得申侯之援則不敢深入申侯不塞南陽之路則不得召戎犄角之形成幽王之亡必矣韓侯雖強豈能踰二千里以相援哉其後鎬滅于戎申滅于荆韓滅于晉炘按晉滅之韓非方城之韓而東周遂不能國則崧高韓奕二詩實周室興亡之所係也故召旻卒章云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詩人

立言之旨夫子終雅之意深矣哉炘按惠氏之論形勢核矣其極論宣王封申為失計係據孔仲達正義時申國已絕為言其實申伯人周相王故國本在南陽未見其絕宣王遷申于謝擴大其土宇有南陽之地遂至後來與犬戎犄角入周而東南之諸侯莫敢救耳申在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想其初封不甚大宣王遷之于謝謝在今南陽唐縣有謝城故址唐去宛縣東南一百二十餘里不知何時滅之毛云謝周之南國也鄭云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宣王以益封申伯還居作城據有南陽形勢之險而厲之要害遂失其先南陽宛唐之間國小勢分莫能控制故荆蠻為患其後申伯之

封攘地扼勝力足以禦荆蠻而周亦遂無可如何矣然則周失形勢實失於以謝封申而不失於申之故都也

崧高

宣王中興元勳則召穆公也既以其子代王死又爲之平淮夷功莫大焉其次皇父之平徐方方叔之伐蠻荆吉甫之征玁狁仲山甫之城東齊皆中興佐命之臣宣王惟于穆公有圭瓚土地之賜其餘不聞有尺土之封以酬勳伐而申伯者徒以王舅之故爲之改封于謝既遣重臣以營其邑又錫介圭車馬以寵異之陰啓外戚濫恩之漸其後申卒召犬戎而弒幽王吉甫之



詩一則曰往近王舅再則曰王之元舅其諷刺之意隱然露於言外矣

徹申伯土

崧高云徹申伯土田徹申伯土疆常武云徹我疆土則周之徹法宣王時猶未壞也

讀詩劄記卷之八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烝民

毛云烝衆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與孔子之釋詩合其不總釋之者以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有孔子之成訓在也鄭氏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分物則爲性情全非孔子之訓以是知毛公之學能得聖人之遺意

生仲山甫

毛云仲山甫樊侯也樊在東都畿內孔正義援杜預經傳畿內之國不稱侯男遂謂傳文不知何所案據按晉語王錫文公陽樊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樊仲即仲山甫是仲山甫之封於樊有明徵矣竹書紀年亦云樊侯仲山甫則仲山甫之稱侯又有明徵矣毛去古未遠必有所本不得以杜說疑之也

古訓是式

毛以故解古道解訓謂故昔之大道也鄭以先王解古遺典解訓故曰古訓先王之遺典也以書而論典謨訓誥唐虞三代之

治法存焉以禮而論道德仁義堯舜禹湯之心法備焉式者法也是式者以是爲法也此章言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又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則所謂古訓者即劉康公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之類尚非泛指一切之古訓也近世陋儒不顧經文上下之語氣毛鄭明白之訓解竟以爾疋之釋詁釋訓當之以爲讀書得間别有會心卑濂洛關閩爲不足道而尊孫炎李巡郭璞邢昺劉熙張揖等爲孔孟以後不祧之大宗其亦異乎毛鄭之所云矣

城彼東方

毛云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史記齊世家太公都營丘營丘即臨菑爾疋水出其左營丘郭注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在今青州府臨淄縣縣西北有營丘故城五世孫胡公徙薄姑在今青州府博興縣距臨淄五十里胡公弟獻公襲弒胡公復徙都臨菑史記敘獻公當夷王之世與宣王不相當朱傳謂徙於夷王之世至是始備其城郭之守李氏黼平曰水經穀水篇酈注云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

公六世孫胡公之楷則哀公上本缺一代若加一代則獻公得
在宣王之世於毛傳亦無不合也○又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
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
後太公因之或疑太公卽都薄姑不都臨菑非也傳稱晏子侍
景公於遄臺水經注薄姑城內有高臺齊景公飲於臺上卽是
臺也晏子之對因在薄姑而言薄姑去臨菑五十里本在太公
百里封域之內故曰太公因之非謂太公卽都薄姑也

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尹吉甫之美仲山甫至矣考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

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則仲山甫不徒勛業之臣而亦骨鯁之士也故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韓奕

首章言王命韓侯二章言韓侯入覲與衆蔌首二三章次敍同三章言覲畢歸國四章言親迎于蹶父之衆邑五章追述蹶父爲女相攸以足四章之意六章言韓爲北方之屏翰所以王親命之以終首章之意蹶父出使於韓與之聯姻而韓侯遂來朝鄒氏忠允謂宣王亟於得韓故命蹶父如韓理或然也黃氏震曰前此厲王之世諸侯不朝宣王振舉精明一洗衰頹之迹封

申伯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樊侯城齊所以懷東方之諸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以至淮夷不服則命召虎以平之徐方不庭則自將以征之規模亦宏大矣

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

俎豆之實皆謂之殽（賓筵傳曰殽豆實也韋昭晉語注殽俎實也）炰鼈豆實也鮮魚俎實也筍蒲鼎實也何以明之鄭云炰鼈以火熟之也說文炰毛炙肉也是炰與炙皆貫之加于火上而熟之古牛炙豕炙羊炙皆實于豆則炰鼈之實于豆可知古魚膾亦實于豆箋云鮮魚中膾者也則尚未爲膾不過中膾之用耳公食大夫禮注上

大夫俎加鮮魚鮮腊樂記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則鮮魚爲俎實可知㦸說文作鬻鼎實也引詩維葦及蒲當是三家詩筍有作葦者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則筍蒲爲鼎實可知段氏玉裁說文注以炰鼈鮮魚皆鼎實非也炰鮮之物古未有實于鼎者也王氏引之以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疑筍蒲亦豆實不知豆中之菜生而醃之爲菹鼎中之菜熟而煮之爲鉶燕饗正禮鉶羹無筍蒲豆中亦無炰鼈方壺圜壺數不過兩亦無百壺之制此飲餞之禮嘉殽旨酒取其盡歡不必盡繩以燕饗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首章奕奕梁山

此韓近燕與春秋時韓武子所封之韓迥異毛無傳鄭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是以韓武子所封之韓當之僖二十四年左傳邘晉應韓杜注亦不言韓所在襄十年儆於韓杜注晉地似杜亦以十年之韓爲二十四年之韓攷漢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國其國近燕故詩曰普彼韓城燕師所完酈道元水經注曰聖水逕方城縣故城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州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非也顧

氏炎武曰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卽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江氏永曰或以梁山在韓城爲可據然燕地亦自有梁山水經注鮑邱水過潞縣西高梁水注之水首受濕水於戾陵堰堰水枝分東徑梁山南按潞縣今之通州其西有梁山正當固安縣之東北禹治冀州水恆衛既從則燕地之水固其所奠定者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哉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炘按顧說甚核周初有二韓猶之有二燕也僖二十四年左傳邘晉應韓之韓與詩韓奕之韓

同是一韓在今順天府之固安縣武王之子所封襃二十九年霍揚韓魏之韓卽韓萬所封之韓在今陝西同州之韓城縣亦是姬姓之國未必爲武王之子韓奕毛傳云韓之先祖武王之子與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合至於霍揚韓卽左傳但以爲皆姬姓也則未必爲武王之子韓城之韓晉武公以前卽爲晉所滅後爲韓萬采邑卒與趙魏分晉而爲戰國時一大國近燕之韓周幽王時猶存鄭語云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不知何時爲燕所滅今順天府境春秋戰國時皆屬燕或疑韓城之韓係邑非國晉所滅之韓卽是近燕之韓非也韓不見於春秋晉國春秋時之境至眞定州而止未嘗遠至

順天府也

常武　南仲大祖

毛釋大祖爲大祖之廟卿士南仲大師皇父二人皆於大祖廟卿之鄭釋大祖爲以南仲爲大祖卽當時爲卿士之大將位大師而名皇父者後人多從鄭義疏引孫毓駁毛以爲古人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大祖之廟者不知孫何所本古命將告廟之禮惟左氏閔二年傳有帥師者受命於廟之文不言廟爲何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鄭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

鄉是爵賞羣臣及特命諸侯皆於大祖廟行之以此例命將出師亦於大廟可知孔叢子問軍禮天子命將出征親齋盛服設奠於祖以詔之孔叢子雖後人假托未必無所本也白虎通曰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即引此詩南仲大祖爲證然則東漢之初諸儒猶遵用毛義至鄭箋出而毛義遂廢然唐開元禮宋政和五禮新儀命將皆於大廟宋歷告翼宣以下諸祖明集禮亦然是毛氏之義歷朝皆承用之毛去古未遠以南仲皇父爲二人必有所本惜古書闕如無復能證明其說矣

如震如怒

釋文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按箋云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是鄭所見本實作而字也震怒非比況之詞不得爲如後人因上文如雷如霆（箋云如雷霆之恐怖人然）下云如飛如翰（箋云疾如飛摯如翰）遂誤而作如賴有釋文鄭箋可以校正疏云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殊失經意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顧氏炎武曰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

昏椓靡共

鄭云昬椓皆奄人也昬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按椓本作斀說文去陰之刑書曰劓刵斀黥今呂刑斀亦作椓伏生大傳曰男女不以義交其刑宮是也故奄人亦謂之椓凡豔妻宮豎必因緣爲奸上篇云時惟婦寺此章云昬椓靡共二詩互相表裏昬椓近王禍生于內猶蟊賊之食苗其禍亦生于內故曰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昬椓靡共下章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亦指昬寺而言玷辱也辱莫大于宮刑故太史公曰最下腐刑極矣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

關雎疏云詩有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

今詩上句無者字下句無之臣二字按鄭依經作箋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則今本脫之臣二字無疑且命臣二字協下里哉舊三字協維今之人人字又與命臣二字遙協以韻求之斷乎脫三字也

周頌

詩三百篇惟周頌多脫簡一徵之篇章一徵之音韻累句成章累章成篇風雅之章少猶二三多至十六惟周頌三十一篇俱各一章如以爲頌體自異魯頌何以重章如以爲侯國之篇未能如製長發殷武抑又奚解今觀載芟良耜諸篇長言永歎實

非一章所能盡也左傳明明稱耆定爾功為武卒章數時繹思我徂維求定為三章綏萬邦屢豐年為六章今其詩鴻溝隔絕先後失次左氏之書最古諒非臆說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也者將以被諸管絃者也古無韻字音即韻也故曰聲成文謂之音風雅諸詩無不有韻間有未合百之一二耳而周頌半皆無韻豈閭里謳歌尚調音律而廟堂吟咏反詰屈聱牙乎若此者皆簡編脫爛殘缺諸儒聯綴失次又以意屬讀取足諷誦而已故詩三百篇惟周頌多脫簡也

清廟

朱子既從序說爲祀文王之詩篇末復云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詞則所祀不僅文王而兼有武王矣何氏楷疑秉文之德既非兼武而言毛傳秉文之德執文德之人也並不指文王對越在天武王無配天之事新邑之祭本非配天難以強合戴氏震云不顯不承古字丕通作不據洛誥是爲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丕顯頌文王丕承頌武王甚明王氏引之云尚書大傳曰卜洛邑營成周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愀然若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

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是漢初言清廟者兼有旣成洛邑祭文武之說證以丕顯丕承之文而益信炘按禮記大傳篇引毛詩不顯不承無斁于人斯二句以證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云云武王成王之禰文王成王之祖則亦以不顯不承分屬文武是大傳之言又其一證也

清廟本爲祭文武之詩其後大嘗禘用之祭統曰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是也明堂位亦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登歌清廟下管象又養老用之文王世子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反登歌清廟下管象是也又大饗及兩君相見用之仲尼燕居曰大饗兩君相

見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也

維周之禎

禎本作祺毛傳祺今本作禎誤祥也釋文祺音其爾雅同見釋音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是陸氏所見經傳皆作祺也正義云祺今本作禎誤祥釋言文定本集注祺字作禎是孔氏所見經傳皆作祺也按祺與首句熙字爲韻中間典禋爲韻成字不入韻詩此類甚多不必定改作禎以與成字爲韻也我將章首句將享與下方王饗爲韻中間牛右二字爲韻亦此例

彼徂矣岐

宋沈括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王氏應麟云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爲朱浮亦無岨字朱子曰後漢注訓徂爲往然其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昌黎岐山操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据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沂按朱集傳曰徂者險僻之意是從漢書注岐雖阻僻之語云之意者所謂似又有岨意不敢決之詞也鄭讀矣字絕句朱子從漢書岐字絕句所謂定讀也實未嘗改徂作岨今坊本作岨傳寫刊刻之誤也

昊天有成命

序云郊祀天地也蘇子瞻遂以爲合祭天地之明文按古祭天圜丘祭地方澤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未有合祭者天地至尊也取夫婦合席同牢之義褻嫖甚矣王莽之合祭所以諂事元后不識子瞻何所取而爲是曲說之甚也鄭康成最信序說獨於此篇之箋不及郊祀天地一字豈非以其與周禮分祭之典絕不相合遂闕疑而不敢道一字與

朱傳云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下引國語以證其爲祀成王無疑按毛公成王不敢康句無傳下噫嘻章成王傳

云言成是王事則此句必不同噫嘻可知鄭箋解成王爲成此王功正義牽合毛與鄭同說恐非毛意也毛此章二后文武基始命信宥寬密甯緝明熙廣亶厚肆固靖和之訓全用周語之文則毛意必與國語同決不如序說明矣

以此詩爲成王後之詩又見之賈子新書其言曰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是賈子之說與國語同國語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顯然指成王之身無疑韋氏寖猶謂國語叔

向全文非謂周成王身然則賈長沙之讀國語其識反在韋昭下矣

我將　我將我享

明堂之祭古謂之大饗曲禮大饗不問卜月令季秋大饗帝注皆以明堂之祭釋之享與饗通毛傳云將大也饗獻也卽用大饗二字釋之我將我享者卽我大我享也鄭釋將爲奉於義亦通不如毛傳之確

維羊維牛

正義云祭天用騂犢而得有羊者是配者與天異饌又引夏官

羊人云費積共羊牲積柴非祭天當謂槱燎祀司中司命之等有羊也其辨詳矣陳氏祥道曰明堂之祭於郊爲文於廟爲質故郊掃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楊氏復曰郊祀配天明堂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祀上帝禮並如郊祀然月令有大享之文我將詩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爲尤備炘按明堂之祭二代所無周公特制以尊文王其禮不純郊祀而亦不純廟享陳楊二氏之言最爲得實疏家必執郊天例之是以徵引雖詳而無當於經意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　伊嘏文王

周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大享文王以配上帝故思文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此篇云儀式刑文王之典又云伊嘏文王明堂之祭文王以外不聞更有配享之祖猶之圜丘之祭后稷以外不聞更有配天之祖也乃鄭氏注祭法又有武王配五人神於堂下之說無論於禮無所見卽詩亦但歌文王耳何嘗有武王哉後代明堂之祭西漢孝武始建明堂固以高祖配矣其後又以景帝配唐初以元帝配其後以高祖太宗配又其後高宗睿宗肅宗順宗憲宗無不配宋初以宣祖配後太祖眞宗英宗祿宗相繼配善乎司馬氏光曰竊以爲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

者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己曰典祀無豐於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也

時邁

封禪古無其禮司馬遷附會爲書意在譏刺漢武鄭康成遂以時邁實之是又爲說封禪者多一證佐矣正義引大宗伯云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以外更無封文又引禮器云因名山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雖不言封亦是封禪之意皆史公封禪書

中所未及徵引者也
朱子引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
爲周文王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黃氏櫄曰詩有
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
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
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此式
序在位之實也偃武脩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櫜之意乎建官位
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炘按時
邁與武成實相表裏則左傳以爲克商後之頌信而有徵序以

爲巡狩告祭已非其實鄭箋又以封禪實之益去之遠矣

執競

朱傳以成康與武王同爲舉謚之詞不從傳箋成大功安祖考之義其見卓矣但三王同祀古無其禮惟李氏光地以天作爲文王祔祭於太王之詩昊天有成命爲成王祔祭於文王之詩此爲康王祔祭於武王之詩其論創而確

思文　貽我來牟

漢武帝時民間所得僞太誓在伏生二十八篇之外有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雕其色赤其聲魄五至

以穀俱來之語鄭康成引此詩貽我來牟釋五至以穀俱來又此箋亦引僞太誓之文按僞太誓語頗淺怪馬季長趙邠卿皆疑之（馬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太誓皆無此言趙云今之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而馬卒爲之注則識及而力不足以守也貽我來牟與生民之誕降嘉種同言后稷之種與牟皆有所降有所貽本之於天非人力所能爲非謂武王伐紂之時烏之至以穀俱來也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一麥二夆（從思文正義引今說文作一來二縫）象其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牟按一麥二夆如秠之一稃二米皆嘉瑞也許氏必指后稷之時而言今古書散亡無

所取證注說文者遂引僞太誓五至以穀俱來解之則來字至周始有許君於是爲不通矣

臣工

朱傳以爲戒農官之詩然戒農官何以列於頌汪氏紱曰月令孟春天子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耕耤田歸執爵於太寢此詩戒農官蓋祀爲祈年而設則農官與有事焉故因祭而亦獻農官因歌此詩而戒之於上帝之前抑或歸告太寢而告之於燕勞時也炘按後說爲長此詩合於耕藉者三一維莫之春周之莫春夏正之孟春也朱子以爲建辰之月不如鄭說爲寅月一嗟嗟保介鄭月令

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也一庤乃錢鎛管子云五耕用錢卽左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也孟春麥雖未成然金王而生種於酉月至此已六閱月矣故云將受厥明也

噫嘻

序以爲春夏祈穀之詩然詩無祈穀意又只說播穀服耕未嘗一語及夏朱子以爲與上篇並戒農官是已然詩開口何以單說成王何氏楷曰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冬至之郊不卜惟祈穀之郊卜用元日（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甲乙丙丁等謂之日元善也謂用善日也）康王時祈穀作龜於成王之禰廟故云噫嘻成王

既昭格爾也汪氏紱曰祈年之祭農官與焉則亦有獻助祭之禮抑或受命於神而卽歌此詩以戒之與

振鷺

後世說此詩者因鷺爲色白遂疑專爲微子而作因韓詩薛君章句以西雝爲文王之雝遂謂習射澤宮又謂釋奠太學毛傳云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可以息業𧰼矣以振鷺起興與魯頌有駜振振鷺同非謂殷尚白也水所聚爲澤雝指澤言非辟雝也二王之後統謂之客不必泥左傳之言專以殷爲客也大饗之禮微以振羽又斷章取義美其威

儀之可觀嘉賓之戾止不必以有客屬二王之後也

雝

周禮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又論語以雍徹夫子引相維辟公二句譏之漢書劉向上封事云周文王既沒周公武王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合周禮與劉向封事觀之則此詩爲武王周公所作以爲祭畢徹俎之歌明矣篇中烈考皇考文母皆統舉之詞不必有所專指也序以爲禘太祖無論禘義不見於詩

豈有祧太祖之篇章而用之以徹羣廟之俎乎其不然明矣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箋云皇考斥文王也嚴氏粲云考者祖父之通稱戴氏震云廟號自考以上通稱考如五廟曰祖考廟曰顯考廟曰皇考廟曰王考廟曰考廟爾雅釋親自父母以上不離父母之稱而主祭者入廟則全乎子子亦在廟通稱也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毛傳烈考武王也文母太姒也箋云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文德之母王氏引之云此

詩以烈考文母對舉皆贊美之詞周頌烈文辟公傳云烈光也晉語及哀二年左傳並曰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韋昭注晉語曰烈顯也文言有文德也其明證矣

訪落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

箋以訪予落止爲成王謀羣臣之言率時昭考爲羣臣對成王之言於乎悠哉以下爲成王荅羣臣之言三句而三易其詞亦殊覺文氣之閡隔矣毛義未必如是疏則強以爲同於鄭也

朕未有艾

鄭云艾數爾疋釋詁艾歷也歷數也其義未顯朱集傳艾如夜未艾之文蓋

氏震曰按艾讀爲刈之刈艾之言止也有積未竟曰未艾小
雅庭燎之二章曰夜未艾後於未央央中也先於鄉晨春秋傳曰
國未艾也又曰大勞未艾並未有竟止之謂

儆之

箋疏以首六句爲羣臣之戒詞下爲成王之答詞皆遷就序說
而釋之朱子亦用序說故沿箋疏之解按一章而兩易其詞殊
未融洽李氏光地曰此成王自儆之詩通篇俱作成王一人之
言細核詩詞似較箋疏爲勝

陟降厥士

士事也言人之有事皆高高之天心上下之所鑒察也小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又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皆此意也說文士事也从一从十數始於一終於十此士爲事之正訓也下又引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言人能明於事事則謂之士此士字推廣之義又爲人品之稱也後世多聞士爲人稱而士訓爲事之義漸隱矣

小毖　莫予荓蜂

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朱傳用呂東萊之說而呂又用王荆公之說也按毛傳爾疋荓蜂二字皆作使也毛傳荓蜂摩曳釋訓

甹夆掣曳也郝氏懿行曰甹夆者䔿徬徭之省說文徬徭並云使也炌按此葢指使管蔡監殷而言周公之使管蔡無不告於成王者故成王引爲已過云莫予荓夆言無人代我使之我自使之而求此辛螫也以此二句指管蔡毛氏奇齡說

絲衣

序引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鄭箋專主繹祭朱子以爲祭而飲酒之詩按靈星之祭古有其禮通典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注云東南祭之就歲星之位也王者所以祭靈星者爲人祈時以種五穀風俗通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天

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土相漢書郊祀志高祖八年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據此數說則靈星爲農星無疑絲衣前載芟良耜皆祈報田事之詩則祭靈星之詩以類相從其理甚精高子之說不爲無本去世久遠此古義之僅存者鄭朱大儒皆忽而不察過矣○又按序云繹賓尸也天子諸侯之又祭謂之繹大夫謂之賓尸繹賓尸三字連文不詞繹字當是絲衣二字之

謂言此緇衣乃賓尸之詩賓尸雖大夫之禮其實天子諸侯之繹亦是賓尸耳下又引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所以申明所賓之尸乃祭靈星之尸並非別具一解

魯頌

顧氏炎武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鄭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今人以爲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世人讀書如王介甫纔入貢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宋史張方平傳此最

學者之大病也

駉

駉篇曰思無斁思無邪泮水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文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僖公皆不足以當之後世儒者疑此皆頌伯禽之作汪氏敍曰夏父弗䂊逆祀以爲躋明聖禮也是魯人固以僖公爲明聖也炘按魯人旣以僖公爲明聖故史克作頌卽以明聖之思無邪敬明其德克明其德美之夫子魯之臣子安得謂僖公非明聖乎與春秋直書僖公之事不同

心者萬事之綱未有心之不正而能成事者也考牧何與於心

然美衛文則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頌魯僖則曰思無邪斯馬斯徂盡物之性必先自盡其性如此備者無心外之學帝王亦無心外之治史克作頌雖溢美然克亦必與聞聖賢之道者故其言之精美若是夫子取思無邪一言以蔽三百非所謂贊入心通乎

泮水

王氏魯齋因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遂以泮水爲頌伯禽事按僖十三年會鹹十四年城緣陵皆爲淮夷病杞十六年會淮亦爲淮夷病鄫則僖公之於淮夷非絕無事者詩之溢美固

有之然亦非無因而作不如從舊說爲長

閟宮　公車千乘公徒三萬

千乘與三萬孔疏分別爲二據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則爲成者千當開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又據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家出一人則一鄉出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大國三鄉合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三軍言三萬者舉成數此國中用貢法夫畫爲兵與都鄙用助法邱甸出車異制邱甸約五夫而供一兵朱集傳鄙用其說然司

馬法八百家出車一乘千乘之賦非四百里之大國不能容與周禮大司徒職方之文合而與王制孟子公侯皆方百里不合魯之爲國明堂位有七百里之說後儒或信或疑然孟子明言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孟子生於鄒與魯接壤且與魯人論魯地何至滅卻六百里而爲無稽之談如此大興朱文正公珪曰昔奉使道出山東者屢矣自東平州四十八里渡汶河齊魯之交界也十二里爲汶上縣九十里爲兗州府治之滋陽縣又三十里爲中山店又二十里爲鄒縣徑魯境者計不過百二十里耳按今曲阜卽舊魯國都自曲阜而西三十里爲兗州府又西

六十里爲濟甯州又西五十里爲嘉祥縣獲麟堆在縣西二十五里又州西北百五十里爲鄆城縣舊城在縣東十六里魯西境也成四年城鄆是魯之西境得二百二十四里自曲阜而東六十里爲泗水縣又東五十里爲汴城魯汴邑又沂州府之費縣在曲阜縣東二百四十里蒙山在縣西北五十里是魯之東境不過二百里自曲阜而南五十里爲鄒縣是魯之南境不過五十里又魚臺縣在府南百七十里武唐亭在縣東北十二里矢魚於棠遠地也又單縣在府西南二百十里魯單父邑是魯之西南二百里而強也自曲阜而北甯陽縣負瑕在甯陽西北在府北五十里魯闡邑又東北九十里曰鉅

平城魯成邑又府西北九十里汶上縣魯中都又府北百三十里泰安府是魯之北境百四十里而近按魯之東西約共四百里其南北約共二百里不能方也此則兼并之後所謂方百里者五近之實不過方二百十里有餘耳想其初封蓋方百里而贏焉馬鄭周禮明堂位之言不如孟子之近確也炘按文正之言得之身親經歷非筆談臆舞者可比以今之里計與方百里者五合則方七百里之誇誕可知矣既與兼并後之里數合則初封之百里可知魯之初封百里則凡公侯之封皆百里可知矣百里所以出車千乘者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

適千乘包咸之注由來久矣後儒因司馬法一乘之車四馬十二牛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及甲冑弓矢五兵旌旗之屬無一不具又杜牧注孫子加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百人以爲非八十家所能供不知司馬法乃六國時齊威王大夫等所撰一車徒卒用至百人之多古制似未必如此煩重且甲冑五兵旌旗一一責之百姓亦非國家恤民之道學者不疑司馬法而反疑孟子左傳王制之言何也周禮爲周公擬行之書其時周公已老未幾而周公没是以其書雖廣大精深而實未嘗一一施之朝野觀由以千乘言志冉求

見夫子之哂卽謙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則千乘之爲百里可
知且周無六十里之國以六十與五七十對言可見建國盈縮
各因形勢亦不能截然一定也

商頌　長發

序以長發爲大禘鄭以郊祭天解之疏家詳辨於感生帝之說
先儒辨之詳矣朱子疑爲祫禘祭之詩最得詩意何以明之詩咏
元王相土以至於湯而不及嚳則爲合食之祫而非禘祭可知
又阿衡配食書盤庚所謂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是也先鄭注周禮以追享爲禘朝享爲祫追享者祀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主於及遠故名曰追享朝享者大合始祖以下之羣祖合食一堂如朝會然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下及士庶人子孫之於祖父皆謂之朝所謂昧爽而朝是也故名曰朝享朝享即謂之大享說文所謂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又謂之大事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以爲祫祭是也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通典貞觀十六年集議功臣配享太常卿韋挺等議曰周禮六功之官配享大烝先儒皆以大烝爲祫祭梁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暨周齊俱遵此義厥勳舊配功臣誠謂禮不可易又顏師古功臣配享議曰古之配祭皆

在於冬據其時月益明非禘況乎臣之立功各因所奉享祀之日從主升配禘之爲祭自於本室廟未毀者不至太祖之庭君旣不來而臣獨當祀列對揚尊極乃非所宜今請祫配功臣禘則不豫依經合義進退爲允炘按唐韋顔之議極辨書之大享周之大烝皆爲祫祭可以正詩序之謬而朱子之疑爲祫祭益信而有徵矣